

处女书系  
(小说集)

杨蔚冬 著

# 骚动的太阳



CHUNUSHUXI  
CHUNUSHUXI  
CHUNUSHUXI  
CHUNUSHUXI  
CHUNUSHUXI

四川文艺  
出版社

世界原本很大，何不由此窥一隅／文苑永不寂寥，喜看新人跃

处  
女  
书  
系

CHUNUSHUXI - CHUNUSHUXI

# 骚动的太阳

杨蔚冬 著



处 | 女  
— | —  
书 | 系

CHUNUSHUXI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1991 · 成都



(川)新出登007号

责任编辑:陈红

封面设计:邹小工

版面设计:李军

书名 骚动的太阳  
作者 杨蔚冬  
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 
成都盐道街三号  
经销 四川省新华书店

印刷 内江新华印刷厂  
1992年2月第一版 开本 787×1092 1/32  
1992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5.5  
印数 1—2,750册 字数 114千

ISBN7-5411-0768-9/I·708

定价:2.25元



杨蔚冬，生于公元1966年5月，1987年大学毕业后，分配至军队工作，担任过教员、参谋、编辑、干事。初涉人生，初涉文学，二者对他皆是既陌生又漫长，但他怀揣一颗真诚的心，愿意踏踏实实去走这陌生而漫长的人生和文学之路。

### 第三辑

- 钟明冰 『寻找男子汉』  
小说集  
康纲联 『老山诞生的歌』  
抒情诗集  
蒋永志 『高原抒情诗』  
童话集  
黄一辉 『梦湖』  
抒情诗集  
蒯凤洁 『少女的诗行』  
文学评论集  
李明泉 『文学精灵的突围』

### 第四辑

- 李太银 『鬼谷情冤』  
散文集  
陈元通 『浩沽湖笔记』  
小说集  
高旭帆 『山吼』  
散文集  
许伽 『母亲河』  
小说集  
廖时香 『乐胆』  
小说集  
杨蔚冬 『骚动的太阳』

ISBN7-5411-0768-9/I·708

定价：

2.25元

# 雪里送炭

——序《处女书系》

马识途

人们总是喜欢锦上添花，不乐意雪里送炭。

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国民劣根性，或者扩而言之，是不是人类固有的劣根性，或者根本无所谓劣根性，这不过是有如植物有趋光性，动物有趋热性一样，本来是世所常见，古今皆然的天之常道，事之常理，人之常情。这种只管锦上添花，不愿雪里送炭的常道、常理、常情，表现在人类生存斗争中，便是养成趋炎附势，走热门，赶浪头的性格。所谓宰相门前，车水马龙，在野高人，门庭冷落，“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”是也。所谓谁管是与非，有奶便是娘，你喊一个万岁，我喊万个万岁是也。

这种只管锦上添花，不愿雪里送炭的常道、常理、常情，表现在文坛上，便是捧台上，捧台下，乐意歌颂名家，冷落无名之辈。古今中外文坛上的许多事实说明，一个人由

于自身的努力奋斗，因缘时会，抓住机遇，加上许多偶然的因素，一篇鸣世，饮誉文坛，真是“一登龙门，身价百倍”，从此便什么也有了。本来是“长安居，大不易”的白居易，写了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的好诗，刚好又遇上了生有慧眼的顾况，为之延誉，声名大振。从此得到各方面的称赞。中外文坛上这样的例子不少，他们的成就，理应得到赞颂，是没有什么可说的，但是发展下来，中外文坛上却有“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”的情况，这就是由于那些喜欢锦上添花的人当了吹鼓手，作了不适当的吹捧。老是那么少数人的名字出现在文学刊物上，老是那么几张面孔出现在文学领奖台上。由于有了名声，各种报刊都来拉稿，门庭若市。写的稿件不一定质量很高，却被抢着登载，真叫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了。上了刊物又出书，出了选集，又出文集、近作集之类，只等待死后出全集了。为了研究这些作家，有专著描述他们的生活，是可以的，但是有什么必要出专书写他们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呢？相反的，有些后起之秀，寒窗累月，呕心沥血，写出并不坏的作品来，却东投西送，无处收用，稿件如泥牛入海，渺无消息，最好不过收到一封油印的退稿信。其中未必没有未被伯乐发现而呻吟在盐车之下的千里马。即使他们也写了一些作品，但是由于他们能为出版社提供的经济效益不高，要出集子就太难了，至于他们上领奖台的机会就更少。反正水平高的作家还活着，他们的名声大，好作品多，每次入选的机会自然比无名之辈要多得多。于是每年上台领奖的熟面孔比生面孔多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有的人领了全国的奖，又领地方的奖，还领刊物、出版社发的奖；领了

这个酒厂发的什么杯的奖，又领那个烟厂发的什么瓶的奖。反正杯、瓶、盘、碟多的是，领个不完。甚至坐在台上发奖的人里有他，转到台下领奖的人里也有他，好不热闹也么哥。我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人们总喜欢锦上添花，在别人的桂冠上再加几顶桂冠，却不愿给没有上过领奖台而满有资格的后起之秀戴一顶帽子？

我这样说，可能要得罪一些编辑部和一些评委会的专家们，我知道他们也有许多说不出的苦衷，也受了许多人的责备，好象古今中外早已如此，莫奈何的。我借《处女书系》编委会的酒杯浇我的块垒，其实不会有什么效果。而且，我虽无意于上领奖台，却知道编辑部的好恶，会直接影响我的利益，还是就此打住吧。

现在四川文艺出版社竟然出了这样的主意，他们要出一套《处女书系》，专门出作家的第一本书，我知道其中有的作家写了几十年作品，年近花甲，却连第一本书也无处出，有的写了很多年文章，想出一本书，因为是无名之辈，求告无门。四川文艺出版社愿意给他们雪里送炭，并且准备赔钱，在当今人欲横流，金钱万能之际，是的确要有一点气魄的。而且还有一位叫王敦贤的作家，甘心暂时放弃自己的写作，专门张罗这件事情，联系作家，筹措款项，到处奔走，也算得是有人心了。

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同志和王敦贤同志来找我，说起这事，我连声说好，要我写序，我一口就应承了。他们送来的清样，有的我翻了一下，既然叫做作家的第一本书，不能求全责备，要求每本都好，我想着的是他们将要从此开头，接

着第二本第三本地出下去。我还相信，说不定有的人以这第一本书作为艰难的万里长征的出发点，将要走上他们自己创作的光辉顶点，甚至其中个别人将成为在四川省、西南以至全国的文坛上闪耀的明星。

我盼望着。

1989.11.于成都

## 目 录

---

雪里送炭····· 马识途 1

无顶白塔····· 1

骚动的太阳····· 15

今宵酒醒何处····· 30

无为在歧路····· 49

无形的网····· 60

逝水····· 76

颠来倒去····· 89

人头马····· 97

听来的故事····· 113

换种活法····· 125

才女····· 142

## 无 顶 白 塔

县城很小，颇多平房，仅零星点缀着几幢不高的楼房。一条马路穿城而过，坑坑洼洼，遇下雨，积水多深，汽车过处，溅人一身。城北，有一条小河，水色澄碧，俯视河底，游鱼细石，极清晰，两岸茂密绿树，倒映水面，淡绿透明，如碧玉，小河由此得名碧玉溪。碧玉溪左岸，有一座山，像牛尾，叫牛尾山；右岸也有座山，状似蜗牛伏地，叫蜗牛山。蜗牛山上有一塔，白色，只因年代久远，斑斑驳驳，白底早已脱落，显得十分破烂。这座塔惹眼的地方，倒不是它的破旧，而是它没有顶。相传很久以前，有两个神仙，在此比试功力，他们以鸡叫头遍为限，相约各于牛尾山和蜗牛山山顶建一黑塔、一白塔，且相互把自己建的塔的塔顶戴于对方建的塔上。蜗牛山上建白塔的神仙，赶在鸡叫前完了工；而牛尾山上建黑塔的神仙，托黑塔塔顶行至碧玉溪上空时，鸡叫了，那塔顶应声落于溪中，沉到水底，白塔从此成了无顶白塔。岁月流逝，星移斗转，不知在哪朝哪代，一声炸雷，有顶的黑塔灰飞烟灭；而无顶的白塔却历经风吹、日晒、雨

淋，朝代更迭，时事变迁，至今犹存。

县中学建在蜗牛山下、碧玉溪旁。这所中学升学率很高，年年高考，皆未出过全省前三名。那年我没考上大学，通过叔叔的关系，离开省城，来到了这偏僻山区小县的中学补习，打算第二年再试身手。

我们文科补习班，一共八十七人，把一个不大的教室，从讲台到后墙，挤得满满的。夏天，教室里热得像蒸笼，个个如烤熟的油饼，直流油，一股怪味在空气中飘荡，即便在讲台上的老师，也时常摸出手帕捂着鼻子，动不动还打两个喷嚏；冬日，寒风由玻璃全坏了的窗户吹进来，冻得大家缩脖收腿打冷噤，脚跺得山响。坐我旁边的“六指”更厉害，不仅脸上、手上、脚上生了冻疮，就连他从右手大拇指枝生出的第六根手指，也被冻得通红圆肿，像条猪儿虫。

我们住的寝室是间陈旧、破朽的大房子。房顶极高，满是蜘蛛网，想打扫，也够不着；学校忘了装瓦，即使白天，屋里也忒暗；地面极潮湿，住不久有几个同学就叫关节痛。沿墙摆了十多张高低床，房中央又紧靠着摆了四张，剩下的空间只能让人侧身走动。家在县城的人都不愿住这里，所以除了我一人是城里人外，其余三十多个全是乡下人。在这里大家也不讲究，天热进门就只穿裤衩；天冷就坐在床上，裹着被盖，借昏黑的日光或灯光，读那将决定自己后半生命运的课本。

本来安排我住下铺，但那些农民同学总毫无顾忌地穿着扑满了灰的裤子随处坐，我的新床单没几天就变得黑乎乎的，晚上睡上去，觉得身上奇痒。实在不能忍受，左说右

说，与睡我上床的“六指”换了床位。夜里，寝室里就像开交响音乐会，打鼾的、挫牙的、说梦话的，此起彼伏，我简直受不了。睡我下面的“六指”，夜夜打鼾、挫牙、梦呓，不时还独出一格地突然爆发一两声吼叫，让人胆战心惊，睡不安稳。

学校实行的蒸饭制，自己从家里带米来，每顿拿到食堂去蒸。他们都很节省，如果顿顿吃白米饭，太奢侈，就从家里背来许多红苕，每顿只抓一小撮米，再放上两个大大的红苕。菜由食堂做，肉很少见，多了大家也吃不起，常见的是卖贱了的老叶子菜。这样的饭菜，我吃不下去，就托叔叔找熟人，在教师食堂搭伙。倒是他们的红苕，我很喜欢，特别是生的，有一股清香。白吃了几回，他们脸上皆有不悦状，我不好长久吃白食，就用钱买，二分钱一个，皆大欢喜。只有老兵陆小川，从不收钱，很大方地让我随便拿，我倒不好意思，再不吃他的。陆小川刚从部队复员回乡，今年已满二十五岁。是考大学的最后年龄，不知他当兵时为什么不参加高考？

我到这里后，生活上有许多不习惯，别人说入乡随俗，可我到这里很久，也未能随俗。这里的黄土，平常灰尘扑面，一下雨却全是稀泥浆，这里的方音，听着总觉得很土，极刺耳；这里偏僻、冷清、闭塞，没有大城市的繁华、热闹。就是用水，也极不方便，除了教师能用自来水外，学生用水，全得自己从井里打。那井，水面离井口很远，得用一根长长的绳子，吊着桶沉下去。起初，我把桶摔进井里，桶口总是朝天，桶漂在水上就是沉不下去，许多人围着看我的笑

话，在一旁哄笑。后来，陆小川指点了几招，把桶丢进井里，捏稳绳子，绷直，用劲一抖，桶跳起来，口朝下底朝上，一桶水便满了。学会打水，解决了我生活上的一大难题，我很感激陆小川。我与农民同学的关系，总是淡淡的，我不习惯他们，他们也不习惯我的许多举动。于是，我常常独自一人到碧玉溪边，看溪水的清澈，看水底的游鱼；还爬上蜗牛山，到白塔下抚摸白塔驳落了墙灰的壁头，想它新建时的模样，思念省城的繁华，以排遣从心底卷起的对父母家庭的哀思离愁。

报了到第二天，学校招集全体补习生在大会议室开会。会场气氛极冷，无论校长、书记，抑或教师代表、学生代表讲说，都没几人听。每个人都木木地，脸色很淡，漠不关心，每候一人讲完，就懒懒地抬手拍两下，稀稀落落。我坐在角落，仰头望着从高高的天花板上垂下的大白炽灯，见一只苍蝇围着它转悠，忽高忽低，就想要是人也能像苍蝇这样轻灵地飞，有多好，忍不住用手作翼状比划了一下，甚觉无趣，就转头望窗外。远处黛色的山峦，笼罩在一层烟云之中，若隐若现；近处的蜗牛山，极清晰，郁郁葱葱，绿得发黑，山顶的白塔，总觉着在晃晃荡荡，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轰然而塌。倏地，我的眼睛定在了白塔塔顶，那白塔没顶，空空的，头脑中随之激起一阵愁绪，对自己补习生的身份顿生厌恶，这算什么，不明不白，不清不楚，不周不正，不伦不类，好象那无顶的白塔。

会后，我们班主任让我们文科补习班的都留下来。班主任是个女的，姓杨，教政治，矮矮的个头，穿着极朴素，那张

嘴很有特色，扁扁的，向外伸出，活象鸭嘴，说话声音也沙哑如鸭叫。她又重复啰嗦地训了半晌话，然后宣布班干部人选，一共五人：陆小川，范茂林、即“六指”，刘雁，林俐、仅她是女的，我。

我们这个班委，纯属虚设，大家一心只顾读圣贤书，哪有闲心管东管西？倒是我这个不爱劳动的劳动委员，有些硬性任务，譬如每天得分配人做清洁卫生什么的，仿佛身上加上了无形的羁绊。只有宣传委员林俐干得挺来劲，常常吼得满世界响。实际上，不管她怎么来劲，别人大都无动于衷，只管埋头读书；特别农民同学，读书考学校，成了他们一跃龙门的唯一途径，除了这条路通向光明外，其它的都是死路一条，谁还有闲情逸致跟你林俐搞那些没名没堂的东西。

我的劳动委员愈当愈没味，终于有一天同杨老师吵翻了。那天，学校让我们班把教师宿舍旁边那堆又脏又臭，让人看见闻见就恶心的垃圾堆清理干净。我带人去干，一走到垃圾堆边，直感要翻胃，但还是硬着头皮，用铁锹铲，用簸箕装。那些垃圾沤在一起，久了，发硬，铁锹怎么也铲不动，我就近跑到女生宿舍找一个女同学借了一把锄头，这才解决了问题。临近做完时，我有事离开，就交代刘雁，让他干完后把锄头送回去。谁知他并未还，却把锄头拿到教室里来了。晚上，晚自习铃声刚过，杨老师进来，问我为什么借别人东西不还？我说我已交代刘雁还。刘雁说又不是他借的，为什么让他去还？杨老师叫我马上把锄头还了，我不干，要刘雁去，刘雁也不干，说不管他的事。杨老师一定要我去，我犟脾气来了，就是不去。杨老师说我脾气怪，她比我还

怪，非要我去不可。我默不作声，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。杨老师说我是劳动委员，劳动的问题上吃亏是应该的。我说这不是吃不吃亏的问题，而是谁在理的问题。杨老师火了，一气之下，说我当劳动委员不合适，当班干部不合适，把我给撸了。刘雁这时卖乖，悄悄溜下座位，摸到门边，提上锄，跑出了教室。我看见杨老师用欣赏的眼光瞧着他，微微点头。

我乐得无官一身轻，一天到晚，除了读教科书，就找人用钱换红薯吃，或跑到县文化馆阅览室，用学生证借一本期刊，或溜到电影院外的小书摊，看一分钱一本的连环画，再不然，就到碧玉溪去吹河风，到蜗牛山顶呼吸新鲜空气。

林俐来自新疆，人长得漂亮，嗓音也漂亮，还说一口漂亮的普通话。她坐我后面，上课常用手捣我肩头，想跟我聊。我总是念着自己离开省城，跑山沟里来受苦，为了什么？就对她冷冷的，不愿上课时搭理她。但有时又突来情绪，就盯着她经常长长伸到我凳下的脚，恶向胆边生，用力踩上一腿，她就惊乎乎地叫，老师怒目瞋视她，她又不好揭发，只有红着脸呆在那里，我则暗自捂嘴好笑。她很爱好文学，喜欢与我谈这方面的事儿，可我发现她懂得并不多。一次，她对我说，她在新华书店看见一套从来没有见过的托尔斯泰的作品《苦难的历程》；我就笑她，说那是阿·托尔斯泰，而不是写《战争与和平》的列夫·托尔斯泰。她被臊得脸胀得通红，见她那模样，我倒很过意不去，觉得自己说话太直，不婉转。我们谈这些，多在自习课，影响了我身旁的“六指”，他常发不满杂音。林俐打趣他，说铁树开了花，

木头也开了窍。

刘雁坐在林俐后面，每当我同林俐谈得热乎，他总要弄出许多声响，或很响地翻书，或使劲开文具盒等等；林俐有时同他也谈得蛮来劲，我听着，心里总有些不是味，有种莫明其妙的烦躁。

一天，刘雁给了林俐一张电影票，邀她去看电影。林俐没有去，把电影票给了“六指”。“六指”开学这么长时间来，没上街看过一次电影，这次拿到票，乐颠颠跑去了。他看完电影回来，没谈电影如何精彩，却讲见到刘雁，他黑着一张脸，“六指”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理，“六指”觉得他怒视着自己的眼睛，就像燃着火，如果稍稍惹惹他，一定会跳起来给自己一耳光。看着“六指”那委屈样，林俐笑得前仰后合，还直拍巴巴掌。第二天，刘雁来上学，一进教室门，就站着不动了，他死死盯着林俐，足足有一分钟，然后他走到林俐身旁，狠狠说林俐不该耍他；林俐有些不知所措，始终没做声。

我与林俐继续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，不时拒绝她一些要求。那次作文，我写了一篇《金色童年》。我带着激情写我童年时代，离开父母，跟着外婆在川西平原一个小乡村的生活，写那里的平展，金黄色的梦，外婆的溺爱和乡村人的平和温情。语文老师对我那篇作文，大加赞赏，甚至用上了爱不释手之类肉麻的词语，使我汗颜。下来，林俐非让我拿给她看不可，不知怎么的，我不愿，拒绝了她。结果，她趁我不在，自己从我书包里翻了出来。我知道后，大怒，骂她不尊重我，随意翻拿我的东西，有盗窃之嫌。气得她当时